

古人的脑洞有多大？ 有图有真相的《山海经》告诉你

东晋大文豪陶渊明有一组《读山海经》诗，其中第一首提到：“泛览《周王传》，流观《山海图》。俯仰终宇宙，不乐复何如。”这里的《周王传》指的是《穆天子传》，是先秦时期讲述周穆王西行的一部志怪小说；而《山海图》说的就是《山海经》之图像。诗人时而泛读《穆天子传》，时而浏览《山海经图》，觉得自己在俯仰之际，宇宙已全在视角之内，内心不禁感慨，还有什么比这更令人愉快的呢？

失落 《山海经》古图至少有一幅大地图 而不是一个图片集

《穆天子传》的文本薪火相传，今天我们得以品味其故事；那么，《山海经图》又是一些什么样的图像，能够让大文豪如此痴迷呢？我们先要从《山海经》开始说了。

《山海经》是先秦时期的一部奇书，它由《五藏山经》和《海外五经》《海内四经》《大荒四经》和《海内经》五部分共十八篇组成。其中《五藏山经》又称《山经》，记录的是南、西、北、东、中五个地区的山川地理，并介绍山川盛产的矿产资源、仙木怪兽，以及祭祀的山神和礼仪物品；而《五藏山经》以下的篇章，记录的是南、西、北、东四方蛮荒之地的奇国异人、神话传说、部族世系及一些神山、仙木和怪兽等，学者又把这部分统称为《海经》。

早在宋代，大学者朱熹就发现，《山海经》记录的一些事物，很像是依据图画所作。当代神话学家袁珂先生也指出，《山海经》尤其是《海经》部分，文字明显是根据图画写成的，比如长臂国“捕鱼水中，两手各操一鱼”，王亥“两手操鸟，方食其头”，这都明显是描绘静态图像的语言。袁珂还提到，他小时候四川老家的巫师做法事，法堂周围就悬挂着很多鬼神图像，巫师一边跳舞，一边唱出图像的内容，所以《山海经图》可能也是类似的作品。

不过，《山海经图》并非这种独立

的图片。从《山经》的世界模型看，描绘的应该是一幅地图，中山区域居中，南、西、北、东四山区域分居四周，每一区域由若干山系组成，每条山系的山与山之间有距离，内容比较系统条理；至于《海经》则是分布在《山经》世界外围的南、西、北、东四方，其中《海外经》存在大体的方位，而《海内经》以下的方位则相对比较零散。整体来看，《山海经图》至少有一幅大地图，而不是一个图片集。

遗憾的是，原始的《山海经图》并未随着文本一起传承下来，而是到西汉就失传了。在记录汉朝皇家藏书的《汉书·艺文志》中，只记录了《山海经》十三篇，而没有配套的图卷。陶渊明见到的《山海经图》，应当是东汉之后的作品；西晋还有位学者郭璞，他是为《山海经》作注释的第一人，他说“厌火国”是“画似猕猴而黑色也”，说“离朱”是“今图作赤鸟”，可见他也见过《山海经图》。但这些《山海经图》，已经是独立的画作了。

在郭璞、陶渊明之后，南朝著名画家张僧繇也为《山海经图》的魅力所吸引，他凭借自己的绘画天赋，绘制了《山海经图》十卷。后来五代十国的南唐有位状元舒雅，进入北宋后担任了负责校勘整理宫廷藏书的校理一官，他又根据张僧繇的图，重新绘制了《山海经图》十卷。不过，无论

重生 《山海经》新图分“传统派”和“革新派”

那么，今天可以见到最早的《山海经图》，是什么时候的呢？在明初大型类书《永乐大典》中，出现了至少十余幅《山海经》图像，应当取材于当时流行的《山海经图》。

这十余幅图像中，包括奢比尸、据比尸、一臂人、一目人等明显来自《山海经》的事物；而有一幅獬豸图，文字注解与黄伯思引用的基本一致。这就说明，《永乐大典》参考的《山海经图》，应当就是舒雅本。从《永乐大典》来看，这些图像的形式都是以图为主，配有文字说明，一物一图，无背景。我们从中可以窥见从郭璞、陶渊明开始，至张僧繇、白居易，再到舒雅、黄伯思，所经历的《山海经图》面貌与风格。这种形式也一直影响至今。

明代中后期，图书出版业迅速发展，由此也诞生了新的《山海经图》，这里就要提到一位重要人物胡文焕。胡文焕是杭州的一位藏书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出版商。他在万历二十一年出版了《新刻山海经图》两卷，比较其与《永乐大典》中的图像内容与风格，可知有一定传承关系。但胡文焕为了标新立异，让书籍更加畅销，又人为添加了一些不属于《山海经》，但在当时有较高知名度的怪兽，如著名的白泽与和尚鱼，这也影响到了清代《山海经图》创作。

清代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版本，是

康熙六年刊行的吴任臣《山海经广注》图本，这个图本的形式与风格延续了胡文焕，有一半的内容来自胡文焕的《新刻山海经图》与另一本《新刻羸虫录》，但把图像按神、兽、鸟、虫、异域分为五类，置于卷首，显得更有条理。《山海经广注》是清代比较重要的一个《山海经》注本，之后还有乾隆五十一年《增补绘像山海经广注》、佛山舍人后街近文堂图本，前者与康熙本属于官方刻本，而后者属于民间粗本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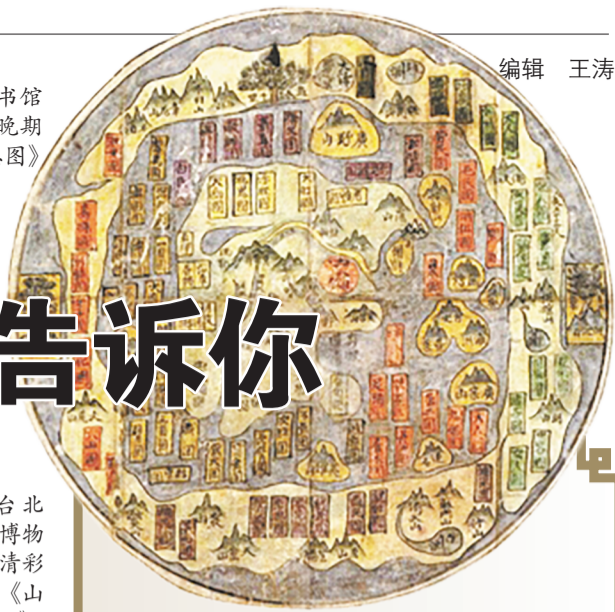
乾隆年间湖广总督毕沅作《山海经新校正》，在光绪十六年刊行本中有《山海经图》，图像在吴任臣本基础上，又增加了郭璞的《山海经图赞》，便于读者的理解；又有学者郝懿行作《山海经笺疏》，这是古人最好的一本《山海经》注本，在光绪十八年刊行的图本中，图像在毕沅本基础上，采用红绿双色的形式。另外，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还藏有一个《山海经图》彩绘本，这是目前所见唯一一个《山海经》彩色本，而其图像摹本也传自吴任臣本。

鲁迅先生写过一篇《阿长与〈山海经〉》的文章，说小时候自己在一个远房的叔祖那里，听说有一部绘图《山海经》，其中有“画着人面的兽，九头的蛇，三脚的鸟，生着翅膀的人，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”，让他非常憧憬。后来，保姆阿长给他买了一套四本的《山海经》，成为他最为

心爱的宝书，但画风粗糙，“连动物的眼睛都是长方形的”，或与近文堂图本有关。长大后，鲁迅先生自己买了一套“绿色的画，字是红的”《山海经笺疏》图本。

可以发现，以上清代版本的形式都可以追溯到明代胡文焕本，有学者称其为“传统派”；与“传统派”分庭抗礼的是“革新派”。“革新派”的代表是明万历二十五年刊行的蒋应镐本《山海经（图绘全像）》，与胡本不同的是，蒋本抛弃了魏晋以来一神一图的形式，而把若干神画入一幅有山川背景的图中，故事色彩更强烈；内容也不是相对独立的画作，而是作为插图附录于《山海经》文本之间，这样一来，图像也都以文本为依据，不再进行自由扩散。

明代嘉靖十六年刊行了王崇庆《山海经释义》本，本无图像，在蒋本出现后，万历四十七年再次刊行的王本出现了图像，其摹本就是蒋本。日本也刊行过一个明《山海经》本，插图内容与蒋本完全相同。还有一个清咸丰五年刊行的吴任臣注、成或因绘《山海经绘图广注》图本，也是在蒋本图像基础上重新绘制，但又加入了吴任臣注文；此外，还有一个光绪二十一年刊行的汪绂《山海经存》图本，其图像不少来自汪绂的个人独创。这些都属于“革新派”。



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藏清彩绘本《山海经图》·九凤

《漠区查抄本》中的怪鱼



万象 在其他文献图本里，也能寻觅一些《山海经》图像

以上大致介绍了明清时期的比较重要的《山海经》图本。不过，《山海经》图像远比《山海经》图本更为广泛，不但散见于其他刻本书籍中，还以五花八门的艺术形式呈现。

早在东汉画像石上，就有了“西王母”“贯胸国”等图像。前文也提到《永乐大典》，以及胡文焕的《新刻山海经图》中，都收录了一些《山海经》图像；而在胡文焕刊行的另一本《新刻羸虫录》中，也使用了一些《山海经》图像。所谓羸虫，指的是无鳞甲羽毛的虫类；《羸虫录》也叫《异域志》，是记录外国诸夷的书，胡文焕之前就已存在。胡文焕把原有的《山海经图》一分为二，神灵怪物保留在《新刻山海经图》，把远国异人填补进《羸虫录》里。

胡文焕的行为为学者所不齿，也为后人寻找和甄别《山海经》图像提供了难度；但对广大读者来说，似乎并不在意《山海经》图像的完整与准确；相反，他们习惯了《山海经》与《羸虫录》的二分法，这体现在比《山海经》图本更受欢迎的日用类书中。所谓日用类书，就是供百姓日常生活使用的资料图录，如《万宝全书》《不求人全编》《学海群玉》等，也使用了不少《山海经》图像，并往往保持“山海神灵”居上，“诸夷杂志”居下的结构。

这些明代中后期民间类书的图像，相对于胡文焕本又更加粗略；其中唯一比较精美的是文献学家王圻、王思义父子编的《三才图会》，图像也就更加接近胡本。这说明除了大众喜爱之外，《山海经》图像也受到精英认可。清代大型类书《古今图书集成》更是使用大量《山海经》图像，主要分布在《博物汇编·禽虫典》《博物汇编·神异典》《方輿汇编·边裔典》三篇里，其中一部分图像系从明清诸图本中摘录，另一部分则是来自原创绘制。

还有一些神灵怪兽并非《山海经》独有，它们既存在于《山海经》文本内，又存在于其他文献中。所以在其他文献图本里，也能寻觅一些《山海经》图像。如《山海经》有一种怪鸟叫蛮蛮，它只有一个翅膀、一只眼睛，两只鸟并在一起才能飞翔，这就相当于《尔雅》中的比翼鸟。清代《尔雅音图》就绘制了比翼鸟的画像。类似的还有《山海经》文本中的烛龙、巴蛇等，在《楚辞·天问》中出现过，清代《离骚图》《离骚全图》就绘制了其图像。

除了这些刻本书籍外，还有一些艺术价值更高的《山海经》图像。比如托名五代画家胡瓌所作、实为明人之作的《山海百灵图》，采用一整幅横744cm、纵34.5cm的彩绘图卷，将不少奇兽绘制于山川之间。其中有的是现实存在的动物，有的明显是依据《山海经》文本绘制，如有一个白色的头、只有一只眼睛的牛，就是《山海经》里的蜚。还有乾隆年间清宫画师的彩绘《兽谱》，采用一兽一图的形式，除了搜罗现实的动物外，也囊括了不少《山海经》异兽。

光绪年间记录社会时事的《点石斋画报》，就有一些画像取材于《山海经》的怪兽；画家容祖椿有一套彩绘《山海经图》，目前仅存灵羊、瞿如、天马、鼓等四张；敦煌莫高窟王道士修筑的三清宫正殿中，木构建筑上有十四处《山海经》彩绘图像；成都博物馆收藏的彩绘皮影，其中也有数十张《山海经》图像；笔者之友盛文强提供过一张鼻烟壶图片给笔者，据称是海外拍卖会上出现的一件晚清文物，两面分别绘制了《山海经》中聂耳国与公式公式的图像。

本报综合